

# 骂詈语言研究

## 序

李宇明

语言最为基本的职能,是充当人类的交际工具。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,其内容主要有两大范畴:一曰信息范畴,即运用语言来传信传疑;二曰情感范畴,即运用语言表达喜怒哀乐。语言交际的常态,是在传递信息之时也表达情感,或是在表达情感之时也传递信息。但是语言交际也有特殊情况,或只传达信息,或只表达情感。

骂詈语言似乎是专为表达情感而设,且为人类交际所不能少。典型的骂詈,“以恶言加于人”,达责骂之功用;但它也常蜕变为自我感叹的符号,甚至口头禅似的语言小零碎。人可以不骂人,但其语言知识库中却不能少此储备。

正因骂詈乃语言表达之特殊范畴,且在人们语言知识库中又不可缺,故而可以对其研究,也应该对其研究。通过研究,可以发现骂詈语言的构成特点,甚至发现由其他语言现象发现不了或不易发现的东西;可以获取骂詈语言的使用规律,指导人们合理地运用或正确地理解。江结宝《骂詈语言研究》,可以作为这一见解的实证。

《骂詈语言研究》事例丰富,开卷便若进入“骂詈博物馆”,览古今中外骂詈而广见闻。研究采用多视点多方法,如棱镜透物,观语言、心理、文化等多景象而增学趣。掩卷而思,觉得学趣最浓、印象最深者有三:

第一章第五节,将骂詈方式概括为“辱称、指短、命令、警告、威胁、诅咒、辱行、揭隐、骂娘、指名”等(亦即作者所谓的“骂詈行为信息”),它们还可组合共用,形成一些骂詈的格式。作者考察这些方式在《家》、《骆驼祥子》、《活动变人形》中的使用情况,发现“指短、辱称”最为常见,两者使用频率近乎所有骂辞的60%。此之一也。

第三章指出,骂詈的感情基调是负面的,社会对骂詈的态度是贬斥的,但骂詈赖以形成的文化却是正统的。没有正统的文化作基础,骂詈将发挥不了骂詈的功效。骂詈包含着正统的文化理念,甚至是在从一个特殊的方面维护着正统的文化理念。研究骂詈的构成理据,可以发现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。此之二也。

第四章讨论骂詈与文学的关系,认为骂詈与文学创作有不解之缘,借助骂詈,包括借助“评骂”与“叙骂”,来塑造人物个性,演绎故事情节,渲染环境气氛。这种不解之缘,来自骂詈的社会功能,也同文学本质相关。此之三也。

结宝是安庆师院的骨干,身挑教学、管理双担,若非一心向学、恒定坚毅,实难再做科研。他学术兴趣主要在修辞学,对骂詈研究用力最勤,有多篇论文发表。2004年至2005年,结宝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作访问学者,终于有

时间梳理过往心得，并探究一些新问题。本书便是他理旧探新的成果。

结宝索序，我有缘成为本书付梓前的特殊读者。先读先得，述己得以为序。